

未竟
鬼鏡



貢序

吾友涵秋近今第一流小說家也。孰以第一流小說家稱之曰讀涵秋小說者。稱之也。夫涵秋製小說不自今始。而第一流小說之譽至近今而始得。則信乎。盛名誠不易享矣。余識涵秋乃在涵秋未製小說之前。顧未製小說之前。涵秋尙未享盛名也。余初識涵秋。讀其文。卽服膺之。崇拜之。且更逢人稱道之。當時吾邑一般老師宿儒。輒以余言爲迂。以爲涵秋之文佳則佳矣。若曰他人不可幾及也。則未之信。叩其故。則曰涵秋之才有餘而學未純也。噫嘻。此類論調。幾於衆口僉同。彼腦筋陳腐冬烘先生之見識大率如此。亦何足怪。及涵秋以說部問世。時未享盛名也。迺製書一種。名與之進。一步凡製十數種。而名卽十數進步。至今日涵秋之名大震矣。夫今茲製說部者。豈止涵秋一人享名者。又豈止涵秋一人然。他人之享名。獨不及涵秋之大。其故何哉。曰以涵秋所製之說部實高人一等耳。然則涵秋之盛名與涵秋之說部可謂名實相副也。審矣。

蓋涵秋之技最長於社會小說而描摩社會上情狀精警深刻形容入微爲人意中所有又爲人人腕下所無凡諸撰述靡不如是至魅鏡一書其尤著也是書竟體以生辣谿刻之筆寫魑魅魍魎之狀可謂窮形盡相矣然涵秋著是書時豈徒以極刻劃之能事博閱者諸君之讚賞哉實隱寓懲惡勸善之微旨耳閱者苟於此處著想斯不負涵秋之苦心孤詣焉是爲序

民國十一年一月江都天懺生少芹貢璧序於海上國華書局編輯部

自敘

小說爲道。感人最深。要其作用。不外勸善懲惡。兩種寫端。人正士則興起效法。之觀念。寫纖人曲士。則戡其鴟張之野心。然而二者之中。尤以懲惡爲收效速。而感應捷。何則。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其不恤人言。施鬼蜮之伎倆。入魍魎之塗。徑者大率外飾爲君子。內諱爲小人。以爲世特無知我者耳。其情可憎。其愚可憫。倘有人一一爲揭其假面。夫已氏固亦傑出之材也。見之必嘆。喏曰。吾之爲不善。奈何。人已燭其肺肝。欺人適以自欺。今而後知蒙垢忍辱。蓋不可以久也。如是。則作者之心慰矣。孤燈結總。天黑如磐。劖腎刻肝。窮形盡相。讀之者啞然失笑。而不知作者此時。此際。正嗚咽而不能自己也。古人造字而鬼夜哭。今人用古人之字。以成此洋洋灑灑數十萬字。又安能禁鬼之不夜哭耶。顏曰。魅鏡不獨使鏡中人鑒往日之非。亦欲使鏡外人趨將來之正軌而已。若謂吾掉弄筆墨。形容社會之醜狀。以爲快焉。此非知我者。而其人自居何等。又可想見。

矣。

魅

鏡

自敘

二

時在民國十年十二月。冬至後三日。涵秋序於海上時報館。

社會小說

魅鏡

上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泣窮途雪夜釀幽酸 | 論均產風塵驚奇遇 |
| 第二回 | 訓義方淚溢金樽 | 索巨款魂飛鐵彈 |
| 第三回 | 孝裏趕悖理反稱行禮 | 鏡中影多情却似無情 |
| 第四回 | 螳捕蟬偵探施妙手 | 蛇吞象強盜沒良心 |
| 第五回 | 竊餘香書癡眠繡榻 | 施詭計節婦建牌坊 |
| 第六回 | 春思纏綿小詩賈禍 | 夜涼繾綣豔曲銷魂 |
| 第七回 | 失票據老婦發狂 | 得橫財醜妻賣俏 |
| 第八回 | 觸嬌嗔紅閨小語 | 施狡術黑夜圓光 |
| 第九回 | 普陀山挾妓進香 | 玄妙觀尋師肇禍 |
| 第十回 | 敘豔史舊事憶從頭 | 拾墜歡故人重握手 |

魅

鏡

上集目錄



社會小說 魅鏡 上集一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一回 泣窮途雪夜釀幽酸 論均產風塵驚奇遇

民國成立新學流行在這個當兒大約無論甚麼人都知道文明發達那些三綱五常禮義廉恥萬萬不合時趨須把來唾棄得乾乾淨淨先前還不過是濱海地方士大夫得風氣之先實行提倡近年來更覺得風發雲湧文化所被漸漸由南而北雖荒僻所在囿於一隅有幾個譚陋之夫野蠻成性他們也窺探得其中奧妙知道不改頭換面不足以逃天演而競生存至於這其中情節爲眞爲幻流弊所極是禍是福著書的這支筆只有替他們鋪張的能力却沒有替他們論斷的功夫好在讀書諸君都是明眼的人自能於言外得其微旨若必俟在下明說出來倒反覺得笨伯了且說江蘇省北有一座宿遷縣城離縣城十里多遠本來有一所村落自從辛亥那年全國洶洶清江以上鬧着十三協的兵變雖然立時撲滅而游兵散勇東奔西躡到處搶掠這一所村落也就

變爲坵墟人煙稀少到了今日益發成了一個盜賊出沒的所在這一年隆冬天氣異常寒冷又接連下了幾場大雪那道路不但沒有行人簡直連野獸的影子都不瞧見一個黃沙白草蕭瑟可憐這村莊中間原有一座古關帝廟在那承平時候有好些僧人倚賴廟中香火度活無如近幾年來村人都逃亡殆盡那些僧侶更無從覓食免不得風流雲散祇剩得數椽瓦屋巍然矗立在那冰天雪窖之中廊廡下有幾株合抱不來的大樹都被那些寒鴉佔據着呻吟啞啞的在那裏亂叫不料這一天除夕忽然廟裏走進兩個彪形大漢垂頭喪氣一步癱似一步跨上台塔將衣服上的雪花兒抖了幾抖便老實席地坐着瞧他們年紀一個約莫有三十幾歲生得豹頭環眼兇惡異常一個年紀輕些却是瘦瓜骨臉兒面目白淨淨的倒還不十分難看彼此坐了好一會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不開口看看天色又晚下來殿上又沒有燈火幸喜天井裏雪積得多了照着他們藍縷樣兒也還約略可辨良久方才聽見那個大

漢長長嘆了一口氣。望着那瘦臉冷冷的問道：「小燕哥，你知道今天甚麼日子了？那個瘦臉也就哭喪着一副面龐，低低答道：『魁哥又來同我鬧頑了。』適才我不是同魁哥講的今天便是守歲日子。那些有錢的富戶在這天夜裏成大盤的肥肉，成大碗的老酒，烤着火兒，有談有笑，好不適意呢。那大漢又說道：『可又來他們也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怎麼他們就該這樣適意？我們就該這樣受罪？這是甚麼緣故呢？』他們住着高房大屋，還怕寒冷，沒的弄些火來烤着。我們坐在這四面透風的地方，一根一根骨節裏都被那寒飈飈的風刀兒，搜剔盡了。莫說沒處尋一杯老酒來溫一溫，五臟若是從此刻凍起，凍到明年新歲元旦，還不知我們這兩條苦命，有是沒有？想起這老天來，也未免心腸忒偏些兒了。那個瘦臉聽到此處，鼻孔裏已有些哽咽，聲音幾乎要淌下眼淚來。剛待答話，忽然從耳朵裏聽見一陣驢蹄子響，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向外面伸頭一看，原來從廟外走入一個禿頭和尚，頭上戴着斗篷，顛巍巍的被雪都遮滿。

了。左手執着鞭子。右手牽着一匹黑驢。背上壓滿了好些油布口袋。看那口袋裏累累贅贅的像煞有許多物件。和尚本不知道殿上有人。匆匆的只顧踏着亂雪走進。蕭一抬頭。從黑影裏看見那兩個漢子。更不向他們打話。見左廊下尚有隙地。他早帶轉。繩重行了。台階將驢子繫在廊廡柱子底下。取出一幅破毡子。向地上一鋪。一會兒功夫。在口袋裏左掏右摸。將那些洋鐵爐子。洋鐵罐子。堆積在面前。倒好佔了有幾尺遠。近又將火油熱騰騰的點起來。頓時殺香噴溢。那和尚只顧儘性飽啖。還有一庄最可豔羨的不省那禿廝在幾時裝了一葫蘆的好酒。這會子套着嘴唇。骨都骨都像長鯨吸川的樣兒。喝個不住。那黑驢見他主人這樣快樂。他也扭轉他的長頸項。啃那朽柱子。四個蹄兒只管格蹬格蹬的。在那裏作響。此時直把殿上那兩個漢子都望得呆了。在下不敢編謊。少說些。那兩個漢子的饞涎已經從口角邊流得滿衣襟上淋漓透濕。一時按捺不得。那個大漢早附着瘦臉的耳朵說道。你瞧見沒有。叵耐

這禿廝好生無禮。如何有許多酒菜也不請一請客兒。只顧向肚腹裏去撿。若再耽延下去。萬一被那禿廝吃光了。我們如何還有希望。小燕哥你粧着沒事樣子。且在這裏坐一坐。讓我趕快將這禿廝結果了。有這酒菜儘數我們好好的守歲呢。那個瘦臉聽他這話不禁笑逐顏開。早從身底下掣出一根三尺多長的棗木棍兒。輕輕遞在那大漢手裏。說道。魁哥。你老手須放辣些。千萬不可吃那禿廝逃走了。那個大漢答應了一句。早就躡手躡腳將棍子藏在身後。暫近那和尚坐的所在。暗笑那和尚該當命絕。偏生早將那斗篷脫放在地。光滑滑的一顆腦袋露在外面。只須搪着我這棍尖兒。包管這光頭是稀糊歹爛。那大漢越想越是得意。舉起那無情木棍。惡狠狠的使勁向光頭上一擊。只聽得哎呀一聲。撲通倒了。……瘦臉漢子在殿上聽見這樣聲息。知道大功業已告成。笑得直跳起來。忙忙的跑得近前。一路走還一路喊着。魁哥。魁哥。留點酒殺給兄弟嚐。嚐你須不可獨自享受完了。依舊放兄弟在這裏挨餓。說時遲。那

時快剛走到那大漢身邊只見那大漢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不住的嚷痛原來他那棗木棍子使得太猛人家倒不會怎樣轉將自己的手腕震得麻木了所以只管在這裏哎唷哎唷呵呵儘喊瘦臉漢子嚇了一跳再向那和尚望一望不是好端端的還坐在地上文風不動及至見那瘦臉漢子到來他方才用手向光頭上摸了一摸放下一副正經面孔冷冷的向他們問道奇呀我同二位從來不曾鬧過頑笑怎麼冷不防給我這一棍子世界上那有這種道理其實像這樣打幾下子原算不得甚麼但講到禮尚往來你們打了我我也該還敬幾棍方不負你們的來意一面說一面早從袋子裏取出一根鑲鐵短棍拈在手裏輕輕向地下一插已插入半截……那瘦臉漢子此時已知道這和尚不是等閒人物却好那大漢也哼唧唧的爬將起來不由撲通跪在和尙面前哀告道弟兄們委實因為餓得難受瞧見和尚的大酒大肉想分點來潤潤饞吻不圖和尚是天上的人多有冒犯和尚若肯慈悲便請賜些殘炙至於尊

棍弟兄們萬不敢當。怕碰着他。便是個死命。那和尚聽他們這番話。不覺哈哈大笑。說道。彼此都是同胞。這點點兒酒肉。你們要吃。正不妨明說。幸喜我這光頭還算結實。萬一被你們撈着了。豈不是只有你們吃的。我和尚連吃酒肉的傢伙都沒有了。你們的心腸。却未免太狠毒了些。罷罷。既照這樣講。我有的酒肉。很多。就奉請二位一醉。彼此好消遣。這樣良夜。說畢。又從那些口袋裏。大一罐小一罐。捧出許多食物。把來鋪列在地。那個大漢同瘦臉漢子。歡喜不盡。早跳起身子。席地而坐。也不詢問和尚的法號。只顧狼吞虎嚥。儘着性子飽喫。和尚瞧他們這種模樣。心中暗暗稱羨。便趁勢問他們。問道。我瞧二位形狀也還算得起一個好漢。如何連一頓飽飯都尋覓不出。跑向這古廟裏度歲。平時你們究竟做甚麼生業。我同二位雖然是萍水相遇。也須得留個名姓。給我知道。將來會着好做一個紀念。和尚只顧說那個大漢還是只顧嚼吃。沒有功夫。回他的話。還是那個瘦臉漢子。略斯文些。忙笑着答道。我們這位魁哥。他姓

盧人都喊他。盧魁平時同一班弟兄們做些買賣私鹽的勾當。不幸近來徐海一帶被軍隊守得嚴密。簡直絕了我們的道路。弟兄們因此失業的狠不少。營裏也有好些相識朋友。幾次招我們去入夥。我們想起來入夥之後。一者對不住死去的弟兄。二者因為他們營裏的人也沒有一個不爲非作歹。與其隨同他們去姦淫擄掠。還不如我們自成一黨。便不幸犯了事。也還覺得光明正大些。天寒歲暮。沒有私鹽可賣。我同魁哥只好將就些藏在人家墳墓旁邊。遇有孤身客人……說到這裏。順手便從地上將那根三尺來長的棗木棍兒拈得起來。舉給和尚看道。我們便給他夾腦袋。一下子腰裏的銀錢身上的衣服。一古攏兒取來。給我們使用。這幾日大家忙着過年。雪又利害。路上的人迹都稀少了。今天同魁哥等了好一會子。也不會遇着一點買賣。不得已跑來這廟裏閒坐。只好等度了新歲。再作計較……那瘦臉漢子說一句和尚便點一點頭。接着說道。他叫盧魁。我已知道了你呢……盧魁這時候已經吃得一飽。正用

雙手摩着肚皮。唉。氣聽見和尚問到這裏。忙搶着說道。你和尚不要瞧不起他。他在平時。若是吃得飽了。他有本領。用一桿洋鎗。莫說拿去打人。是百發百中。便是在半空裏飛的蟲蟻兒。他細眯着眼睛。要打他那裏。便打他那裏。沒有一個分兒訛錯。弟兄們都喊着做水滸上的那個燕青。好在他又姓燕。他還有一個妹子。叫做燕雙雙。在鎮江地方。當着婊子。好不有錢。小燕哥只是性氣不好。他偏不肯去。攀惱他那妹子。偏願意陪着我老魁。忍饑不然。他早就發財了好。和尚我真個佩服你。我們這一根棗木棍兒。也不知在上面完結了許多性命。怎生打在你的光頭上。像是石頭似的一下子。下去你的頭不疼。反震得我的虎口疼的。要死我怕你。這和尚真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我們這北邊一帶地方。儘有好些利害的漢子。誰還趕得上。平時又不曾遇見你。過你究竟打從那裏跑來的。爲甚也趕入這廟裏來歇腳……那和尚聽見他這番話。只是儘着微笑。後來因爲那大漢問他的蹤迹。忙笑着說道。停一會等我來告訴你們。但是

我們此刻都算是吃飽了。可憐我那匹驢子還不曾給他些草料。二位若是。有法子想把來牽到那裏喂一喂才好。那個瘦臉漢子笑道。有有。不瞞和尚說。這所古廟本是弟兄們聚集議事的所在。平時儘有好些牲口來來往往。都趕向後面一個空院裏有現成的馬槽。草是時刻不能缺少的。這件勾當讓兄弟替和尚効力罷……說着早跳起身子走近柱子旁邊。匆匆將韁繩解放下來。牽入後面去了。不多一會。重行轉至廡下。聽他們講話。只見那和尚指手劃脚的。在那裏說道。一個孤身客人。他又不會防備。你們吃你們。這一悶棍自然是死多活少。但是做强盜的人。也須講一講道義。像你們這樣老遠做下去。不但埋沒一身。而且任是掏摸人家幾文也有限。還落得一個欺凌孤客的罪名。虧你們還口口聲聲的自稱好漢。比如適才你便將我這和尚打死了。所得的。不過我剩下來的這些酒肉。今夜便容你們吃得一飽。到了明天不見得再有。第二個和尚送這些酒肉給你們吃。你們又去想甚好法子呢。依我的愚見。要